

嬗变

邢庆杰

一大早,尤伟就坐在沙发上抽烟,一根接一根,没一会儿,就扔了一地烟头。妻子晓萌洗完脸,刚来到客厅,就踩着蛇尾巴般惊叫道:“呀!抽这么多呀!你不是这几天胃不舒服吗?”

尤伟不答话,仍然大口大口地抽,一张瘦脸被罩在烟雾中。

晓萌一边说着,一边去厨房做饭了。吃饭时,尤伟说没胃口。晓萌也懒得理他,把女儿送到学校后,顺路买了菜,回到家,看到尤伟还在抽,地上的烟头都擦成了小山,她气就不打一出来。

“尤伟!你怎么了!不想活了!”尤伟头也不抬,却说出了一句让晓萌震惊的话:“咱们离婚吧!”

晓萌一怔,她意识到尤伟不是玩笑,而且,今天一早他就有些反常。

晓萌坐在尤伟对面,轻声问:“为什么?你不是早就答应我和女儿,不再赌了吗?”

尤伟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现在想赌也赌不成了,你看看这个吧。

尤伟把一张纸递给她。是一份医疗诊断书,晓萌看了看,没看懂。

尤伟说:“我已经查出胃癌晚期,医生说,开刀也没有意义了,保守治疗,最多再能活三个月。”

晓萌的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丈夫常年整夜整夜地打麻将赌钱,整天泡在烟雾中,吃饭又没规律,她提醒过他多次,但他都当了耳旁风。这一下,她的担心,不幸应验了。

晓萌说:“咱去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也许,能治好呢。”

尤伟苦笑了一下说:“没用。再说,钱呢?”

晓萌无语了,是呀,钱呢?自从尤伟迷上赌钱,家底早就折腾光了,还欠了一屁股赌债。现在,家里就只剩下这套两居室的房子了,还有好几个债主惦记着。

尤伟说:“我对不起你女儿,临死,也不想拖累你们了。我想这样,咱们办了离婚手续吧,房子归你们,债务归我,这样,起码我死了以后,你们女儿俩不会露宿街头。”

晓萌哭着说:“不行!我不能扔下你不管,我们是夫妻呀!”

尤伟表现得异常的冷静,他等晓萌哭过之后,缓缓地说:“我知道你不忍,可是,咱们总该为女儿想想吧,如果我这样去了,债主都会找上门来,你这一辈子也还不完呀。”

晓萌平生第一次觉得丈夫像个男人了,她真的有些不舍,可仔细想了想,丈夫说的在理,如果他去了,这套房子迟早被人抵债,她和女儿今后的生活也不会安生。

两人平心静气和地办了离婚手续。为瞒住女儿,尤伟走的那天,什么也

没带,说是出门做生意。

出门前,尤伟将一个大大信封交给晓萌说:“这是我最近赢的五千元钱,留给你吧,我没用了。”

晓萌不接,尤伟硬塞到她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

丈夫一走便没了消息。晓萌牵挂着,却苦于联系不上他,也找不到他,只能一心照顾女儿,打理店里的生意。晓萌开着一个裁缝店,从前生意是不错的,可后来丈夫迷上了赌博,她店里挣的钱,全给他填了窟窿。丈夫走后,晓萌一门心思全扑在店里,生意又一天天地好了起来,日子也有了起色。

一天,晓萌去一家酒店送刚做好的工作服,刚进大厅,就见到一个熟悉的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孩子手牵手地走出酒店,晓萌忍不住大喊:“尤伟!”

尤伟头也没回,倒是那年轻女孩子回了回头,两人就出去了。晓萌追到门外,见两人钻进一辆“宝马”,风一般驶上了大街。

晓萌以为自己认错人了。就又回到大厅。吧台经理问晓萌:“晓萌姐,你认识尤老板呀?”

晓萌问:“哪个尤老板?”

经理说:“就是你刚才喊的尤伟呀!他可是个大老板了,前些日子,买福彩中了500多万,离了婚,买了新房、新车,又娶了新娘子……”

后面的话晓萌基本没听清楚,她心里已乱作一团。

后来,晓萌多方打听,终于证实了:尤伟确实中了500多万的彩票,就在他们离婚前。

消息传开,很多人对晓萌不平,让她去法院告尤伟,拿回自己应得的那份财产。

晓萌却很平静,晓萌说:“他的心已经走了,要钱又有什么用?”

晓萌仍过自己的日子。

两年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下着雨,晓萌正在店里忙活着,给聘用的几个女孩子分配任务,尤伟推门走了进来,淋得像个落汤鸡。

晓萌不理他,该干什么干什么。

尤伟在门口站了半天,终于开口了:“晓萌,我,我想见孩子……”

晓萌笑了:“你还没死呀,不是胃癌晚期吗,怎么活了这么长时间。”

尤伟无语,良久,才低下头说:“晓萌,给我一百块钱吧,我想给孩子买点东西。”

晓萌知道他的钱肯定又输光了,就扔给了他一百块钱。尤伟拿了钱,走了。

中午,晓萌回家时,见女儿正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吃着面前的一大堆零食。

她的前夫尤伟,坐在沙发的一个角上,怯怯地望了望她,低下了头。



诗|笺|

照搬

张永波



一些聪明的葡萄
在不解自己的风情时
就照搬异域
月光,空气混淆,一股污水
甚嚣尘上

我的家葡萄,唱自己的歌
纯朴的旋律里,有我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父老乡亲

恰逢芒种,面对不古的时令
我在肤浅和妄自菲薄田地上
留下预判,把不能发芽的情绪
淘净淋干

流年间
我就有了更多的期盼和信赖
我确信,没有一棵树
愿意生长悲伤,只有绝望的鸟鸣
适用哀愁

识云解天气,无数场雨
如季节的裁决,没有结论
值得庆幸是
它守着自己的原籍

一棵树的宿命

蒋波



也许是木秀于林,才被风吹断
但它确实高出地面很多
顶着烈日,风雨,和鸟巢
清晨,从此处经过时
云压低了整个天空,与东湖的水
牵牛花,早已开满山野
与一棵死去多年的老树相比
分不出季节的属性
它深爱万物,与烟火以外的生灵
它也惧怕生死和轮回
有时,一个人就像一棵树的宿命
找不到开始,也看不到结束

天蓝蓝

谷永建

第一次见到我的帮扶贫困户赵老贵,是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里。

缩着脖、弓着背的老贵,说话唯唯诺诺,一副见人矮三分的模样。“老贵,挺起你的腰杆子说话。”我鼓励他说。

老贵直摇头:“俺这腰杆子恐怕这辈子都挺不起来了。”

我一惊:“你的腰怎么了?要不要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俺这病,医生治不了啊。”一听老贵这么说,我以为他得了啥疑难杂症,正要细问时,就见老贵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沓白纸。

“你瞧瞧,这是我给大伙打的借款欠条。这些年,我拆了东墙补西墙,借了还,还了再借,窟窿咋也堵不上啊。这一张张白条子就像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上气来,哪还能挺直了脊梁骨啊?”老贵压抑许久的情绪一下子迸发出来,在我面前哭得稀里哗啦。

我拍拍老贵的肩膀,安慰他说:“日子再苦再难,也得挺起腰杆子往前闯,你得想个挣钱的门路,尽快发家致富啊。”

“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就侍弄那几亩地了,哪有啥致富门路?”

“我听说,早些年,你在别人的蔬菜大棚里打过工,学了些种菜经验,为啥不建个蔬菜大棚呢?”

老贵无奈地搓着双手:“种菜我会,可哪有钱建大棚啊?”

“有困难我帮你解决,你尽管铆足了劲放心的干。”我握住老贵的手,用力地晃了晃。

“好,好!”老贵鸡啄米似的频频点头。

说干就干,我很快帮助老贵申请了贷款,又请人帮忙盖起了一座高标准的蔬菜大棚。

这天,我又来到老贵的蔬菜大棚,棚里的蔬菜郁郁葱葱、生机盎然,长势格外喜人。老贵摘了一根顶花带刺的黄瓜递给我,笑逐颜开地说:“幸亏你帮我出谋划策,建蔬菜大棚还真走对了路子,一年的功夫,俺家就甩掉了穷帽子。”

“你家的那些欠条还在吗?”我笑呵呵地问老贵。

“早就还清了,现在我是无债一身轻,正想着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争取明年盖新房,添家具,咱也过过那小康生活。”说这话时,老贵的眼神明亮,腰杆子挺得直直的,特别的自信。

和老贵告了别,我刚转过身,没走几步,后面突然传来了老贵高亢激昂的声音:“这天真蓝,云真白啊!”

丽日蓝天,老贵的声音久久回荡在空中。回头望着老贵坚定的步伐和挺直的脊梁,我百感交集,眼睛湿润了。



旭日东升 苗青 摄

美|文|阅|读|

养分

张金刚

一棵树对养分的汲取,足以让我惊叹。

一座石山数株杏树、栗树、栎树在悬崖峭壁上茁壮葱茏,虽似乎数百年未长高、长粗,却年年叶荣叶衰,开花结果,不曾枯老。

遥想,一粒种子凭风借鸟落入崖缝间、石凹里,有多久才能积存起足以滋养其萌芽、扎根、生长的土壤,又有多久才能绵延出足以支撑其挺立、荣发、斗天的强大根系。

简直无法想象,它们经历过什么,才生就当下这般般世的样子。或许,它们或粗或细的根早已钻透岩层,穿山越岭,探达了未知的秘境,艰难却又畅快地吮吸着大地精华,傲立于天地之间。

它们从大自然汲取养分,同时也与所有花草木石、虫鱼鸟兽构成了大自然的养分。我凝望它们,它们或许根本不在意我的凝望,而我却从它们身上、从大自然里汲取到了向上、坚强、静谧、通达的养分,丰富着我的人生。

人与树一样,需要阳光、空气、水分、营养,方可延续生命的长度;却又不同于树,除此以外,更需理想信念、道德素养、学识情趣等修身养性,拓展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

我们永远不能停下“根系”的滋长,去探寻汲取各种养分,以活得更立体、更舒畅。

我的家乡阜平是革命老区。我常去瞻仰那些铭记了血与火往昔的纪念馆、旧址遗迹,就那样长时间默默伫立;常去寻访一些上过战场、亲历历史的老前辈,蹲在他们跟前,静静聆听;还走进诸多“红村”,看新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让我找到初心的养分。

造访一城,我总爱发现并走进那些城市书吧。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图书摆得满

满当当,自成一赏心悅目的风景。捡起,静坐,展读……书籍永不枯竭的养分永远攫取不尽,使世代数辈人受益。我与此书此刻相遇,却又不知其曾被谁何时翻阅,想来心中顿生美妙之感。稍倦,点一杯咖啡,静静望着窗外的风景或同在书吧的陌生人……城市书吧给予我时时回味的独特养分。

我钟爱戏曲。虽仅懂个皮毛,却也乐享其韵。每逢村戏来了,我都会混在黑压压的人群里,迷失了自己。那吸取了周边地域几百年人世悲欢、民间教化养分而生的地方戏曲,极具观众缘儿,剧目从黄发垂髫看到雪染双鬓,依旧爱如初见,一遍遍沉醉其间。锣鼓点儿一响,便牵着台下芸芸众生在庙堂江湖、花园沙场、大喜大悲间纵横游走。散场,依旧身在凡尘,可心性安静了许多,这便是戏曲之于我的养分。

我是个吃货。吃遍了天南海北,却永远需要故乡美食慰藉乡愁。无论暂居何地,我都要在小巷小店找寻烧饼、油糕、饅头、煎饼、豆浆、油条等家乡味道,即便不甚地道,甚至仅是类似,却也总能让我在一丝一缕的香味中、一口一口的咀嚼中沉静下来,吃到泪往心里流。此刻,美食只关心事。吃罢,似浑身每个细胞又灌满了故乡的养分,活力十足。

那日,我走在盛夏的山野,邂逅一位老农正精心侍弄一片油亮鲜灵的菜园。辣椒、大葱、土豆、黄瓜、西红柿,恣意享受着老农辛勤耕耘下田地供给的充足养分,又用营养丰富的蔬菜供给老农及其亲朋。

我想活成一棵树,延展根系向下,再向下,汲取养分;然后供养自己向上,再向上,触摸阳光。

小皮球

赖欣

一个雨天,我遇到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冒着雨,在埋土。

“小姑娘,你在干什么?”

小姑娘哭着说:“我在种妈妈。”

看到小姑娘在埋一张女人的照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小姑娘,明天你再到这里来,你妈妈会在这里留给你一件礼物和的一封信,让你爸爸念信给你听。”

小女孩眼睛一亮:“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我是天使,你妈妈托我带信儿给你。”

第二天,艳阳高照,小女孩拖着爸爸来到埋照片的地方,看到一个皮球和石头下压着的一封信。爸爸吃惊地打开信念:

“宝贝,你好!妈妈想你了!因此,妈妈给你写信。妈妈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知道我走了,你很伤心。但是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挫折,妈妈希望你能坚强起来!妈妈希望你能像小皮球那样,打得重,跳得高,反击力量雄厚!不接受任何压力!再送你一只小皮球,难过的时候就玩儿皮球吧!希望宝贝能成为像皮球一样皮实的好



千年守望 苗青 摄

“扶贫故事”征稿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本报开辟专栏以小说、散文、诗歌形式讲述扶贫故事、脱贫故事。文章必须原创,小说1200字、散文不超过2000字,诗歌在40行内,征文截至2020年12月1日。